



生命的图画

□ 徐海成

月白风清之夜，玉兰花沐浴在月光下，在天际之间亭亭玉立，它素雅，它娴静，它似天宫而来的仙子，美艳过世间任何温室里的花朵。

在春寒料峭之时，玉兰便迎春一般盛放在每一处，她风姿绰约，略带粉红的花瓣又向人们暗示着她的羞涩。我望着公园里的玉兰，想起史铁生所写的“玉兰斑驳的树干映在红墙上，静静地描摹着生命的图画”，这图画此刻便真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

我拍下这场景，迫不及待地分享给母亲。很快她打来电话跟我讲：“家门前的玉兰也开花了，四月份回来看看吗？”我应着：“有空就回去。”家门前的那棵玉兰树是在父亲过世半年后，母亲一个人默默种下的，或许是父亲走后，她想让家里有些许生气吧。这树说来也神奇，基本没人管它，自己倒还长得挺好，每年早春路人经过我家门口都会停下来拍照。

母亲姓“季”，名“素兰”。每当有人问起她名字是哪个“兰”时，她总会说：“‘玉兰’的‘兰’”。我很诧异，便问她：“直接说兰花不就行了，怎么非要说玉兰呢？”她总是笑而不语，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她只是比较喜爱玉兰花罢了。

高三有段时间我因病住院，母亲从单位请假，没日没夜地照顾我。住院的日子实在难熬，胸口疼痛彻夜难眠，直到凌晨才能渐渐入睡。那段时间的我，就像一只蜜蜂被养蜂人捉住后丢入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。有天中午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看见母亲正望着窗外，她目光深邃，像在欣赏一幅画，眼眸中却又透出一丝忧伤。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是一树玉兰花。那洁白的花瓣时而依偎着窗户，时而在风中摇曳，努力不让自己被风吹落。

我轻轻叫了一声母亲，她见我醒了，便又低着头刺绣。我闲来无事，问母亲：“妈，为什么别人问起你的名字，你总要是‘玉兰花’的‘兰’？”母亲明显未曾料到我会问这话，她愣了一下，也不再刺绣，望着窗外的玉兰花对我说：“我跟你爸是在常青沙窑认识的，刚认识那会儿正好是早春，他就总给我送玉兰花。后来结了婚，每年这时候他都会送，这一晃六七年了，他已经六七年没有送我玉兰花了……”母亲一个人碎碎念着，“每年这时候，我望见玉兰花开了，就知道自己又上了一年班，你又长大了一岁……”我怔住了，原来母亲每提起一次“‘玉兰’的‘兰’”，就是在有意想起我的父亲，种的那棵玉兰树或许也是在思念他……

出院回到家，我望着家门前的玉兰，给它浇了些水。可能在母亲看来，只要这玉兰还活着，父亲也就还在。我却觉得，母亲不就如这玉兰吗？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母亲倚靠着他，父亲离开后，她便如玉兰般在风中摇曳……

父亲离开七年了，这七年里母亲一个人在外工作，她仅靠自己一人便撑起了这个家，这期间的苦与累她只字不提。几十年前她或许是锦瑟年华里雪藏的案板，亦或是灯火葳蕤里居于暗室的女子，是我夺走了那时的她，让她变成现在这样——一座让我平稳站立的山，这山上开满了玉兰花。

玉兰花似是关雎声里初春的芳华，每年的这时候都会盛开在无数充满生机的地方，引来无数人为她驻足。是的，她象征着生命。她在风中摇曳着，未曾向风低头；母亲多年来辛苦工作，未曾抛弃我，未曾抛弃这个家，这玉兰花不正如母亲一般吗？换句话说，在我心中，母亲便是玉兰花。

人生海海，总有人是你的归舟

——读麦家《人生海海》有感

□ 李村

在一个宁静的晚上，我读完了麦家的《人生海海》，心情颇不平静。书名起自闽南话，意思是人生如大海，波折又无常。本书共三个部分，以“我”的视角讲述了在上校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中发生的人物纠葛、命运跌宕与时代变迁。

那天我看到凌晨三四时，心里似乎真的有海水翻涌，下一秒就要消逝于茫茫中。上校一生忍辱负重、精忠报国而不为社会所容的经历固然可叹，但最让我感慨的还是书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村或许物质贫穷、思想落后、时事动荡，但那种真挚情感的流露、直面心灵的对话、孤独灵魂的交融，那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奔赴，都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。

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上校与父亲二人的情谊。如果要给友谊一个代名词，我想除了伯牙子期，莫过于上校与父亲。二人还是木匠时，便已是莫逆之交。后来因为谣言，很多人都对上校避之不及，只有父亲每天坚持去看望他，甚至不惜断绝与爷爷的关系；在上校被红卫兵抓去后，父亲愿意放弃自己贫下中农的身份去为他求情；在上校密谋逃跑时，父亲又帮他隐匿行踪……尽管人

人都在谣传父亲与上校的不正当关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反而越发珍视二人的情谊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上校把最割舍不下的两只猫托付给了父亲，只因父亲是他最信任的人；后来“我”一家背负着全村“叛徒”的骂名，又是上校用血书写下让村民谅解爷爷的请愿书。以德报怨，是他对爷爷在风口浪尖上暴露自己行踪的原谅，也是对父亲风雨同舟的决心的回应。在如此动荡年代觅得知音若此，已是一生之幸。

除此之外，爷爷和老保长的相处也很打动人心。老一辈人的情感表达往往是含蓄的，而麦家正是抓住这一点，把平凡深处的每一句交谈都无限放大，狠狠砸向读者的心。书中二人的性格截然不同。爷爷满嘴“仁义道德”，把体面看得比命重要，却偏偏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——暴露上校的去处；而老保长平时流里流气，却是拿得起、放得下、看得开的人。这两个老人好了大半辈子，经常拌嘴，偶尔治愈。在爷爷因为父亲背上无端骂名而气得久病不起时，是老保长用自己的秘密去换爷爷一个安心，给他以安慰和陪伴，医好了爷爷的“心病”。虽然最后老保长没有原谅爷爷做下的蠢事，却在自己的墓前

种下两棵柏树。柏树疯长，两个老人像两条漂泊的船，终究靠了岸。

时间穿梭到五十年后，“我”与前妻相濡以沫的爱情也让人为之动容。在“我”漂泊异乡，流落在马德里街头时，是前妻的一张报纸拯救了“我”——与其说是“拯救”，不如说是“救赎”。她告诉“我”：勇气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同是家中遭乱不得已漂泊在外，她却靠自己的努力在欧洲开起了特色油条店，像烧不尽的野草，努力生长着。她教“我”读书看报，一遍遍告诉“我”：人生海海，敢死不是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正是这样一个乐观善良的女人，让“我”在她死后仍觉得有人相依，于是有了后来的成功。前妻对“我”来说，是迷茫人生的导向牌，是漂泊灵魂的栖息处。她是指引，更是归舟。

人生如大海，潮起又潮落。书的末尾说：“没有完美的人生，不完美才是人生。”漫漫人生路，难免会有失意悲伤。但是别怕，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，人生海海，总有人是你的归舟。



新的城 老的城

□ 厉昕婷

出生在老城，成长在新城。

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，在新城里轻轻摇晃着高脚玻璃杯里的红酒，倒怀念起老城土屋下蒲扇轻摇的快乐。

我出生在老城，生活不起眼的街道上。这座老城，白发几千岁。房屋看上去，低矮，拥挤；旧瓦黯淡，粉墙斑驳；许多树木也垂垂老矣。老城的人，天大的事就是这三件：不饥、不寒、不曝于风雨，清净度日。人们来往匆匆，却神色坦然。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挂满了衣服和鞋子的商店。有时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商家们便撑起了白色布帐，躲在屋里不肯出来。路边的摊贩们也躲在树荫下，倚靠着三轮车，摇起了蒲扇。那蒲扇，摇出了朴实与真切，摇出了

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。

我成长在包装精致的新城，过着楼上小姐的生活。在二十九楼，晨起，拉开窗帘，一地阳光，很快溢满房间。

我站在窗前，新城上空并不拥挤。林立的楼群，宽阔的马路。看路上车流熙来攘往，行人如蚁。

新城里有几幢超高的建筑，就像人群中几个大个子。我想起昨晚看对面楼里的人，看不清，却看见亮着灯的一扇扇窗口，泛着微暗的光，在远处并不炫目、张扬。楼里的人，也许和我一样。

从高处看楼下，一条路接一条路，扭曲成长蛇。新城里流动的日子活色生香。夜晚的集市上，十分喧闹，有林林总总的店面，也汇集着各式各样的小吃，电影院里也总是挤满了人。

大人们各有各的归宿，学生也各有各的目标和愿景，行色匆匆。活在新城，人不得已而要为自己操心的事，第一是食物，第二是衣服，第三是居所。新城里的人绝不悠然旁观，一定要去红尘里耍弄一番才甘心。

我希望自己年老的时候隐居在老城，过上一把米一窝鸡的生活；树上要挂满灯，因为我怕黑；只要一张桌子、一把凳子，因为我怕热闹；再给我一本书，坐在干草垛上不求甚解。在一条幽静的小径里呆坐一天，便是尘埃里的幸福。

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用自己的心性和阅历，试探性地对自己和城市的亲和度做占卜。作为人这种奇怪动物的我——在新城里生活，在老城里怀念。



《春深》 叶廷冠 摄